

林說小叢書譯
編七十二第

歷史小說

恨綺愁羅記

下卷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 新 出 版

通俗新尺牘

洋裝

一冊

男女應用

本書將家庭社會應有之

事實。就現今時局。撰成。

六百餘通分十八編

餘頁。其特色有六。一

網。以事為目。一一詞意淺

解釋甚易。二適合社會

輸國民常識。四每函

不作套詞泛語。五每函

見各類詞句不同。最便

於學商業及一般社會。六

加符號以便檢查。後

種需要之件。尤便

八角

定價

均極利便

王八八七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1011504

書號

登記號

卷一百一

利紓易館 漢口長春市館 香港館

四六三四

恨綺愁羅記卷下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第十四章

馬丹孟忒斯班隔二日不見王至。又知事情中變。然決不出。偵其事。以貽譏於人。顧雖不出。然有一人實爲孟忒斯班之心腹。其人即德微翁也。見其女兄弟承恩。即一身之利功名富貴悉得。由此而來。果女兄弟失寵。則己之窮途。即隨之而至。且其人頗有膽智。固不能不加爭執。即以美利拱手授人。尤知王心多變。則潛心四偵其事。及見腓力親王及太子鬱怒出自寢宮。又見布素及神甫往見曼忒農。已而又見曼忒農面王出。有喜色。且彭登匆匆出殿。宣德嘉鐵納似有秘密詔勅。聞大尉出語侍者。以二點鐘備馬。然實未言。其所適先是德微翁預賄一近侍之人。爲之偵伺。及偵者告言。曼忒農面王後立傳。級匠製禮衣。已而又言。宮中已清一淨室。迎巴黎大主。

教德微翁知大勢危矣。馬丹孟忒斯班久待王不至，則心焦如焚。時時斥其宮婢，用洩其忿。或拈書小讀，未及數行，即擲於地。每作書，則又立裂其箋。百心憂惶，莫知所措。因思王以何事置跡弗前？前日之來已有不悅之色，且時觀鐘上時，刻然自是以後不至者已二日矣。詎舊疾復發耶？又豈此數日之間，復生厭惡之心耶？既而曰：厭我之事，則大不爾。遂側身面鏡，時屋中然五六十炬，炬後皆有明鏡，迴光滿室，透明如晝。鏡中露一紅錦之榻，有一美人擁輕綃之衣，倩影宜人，則己身也。以手支頤，對鏡自憐，其影相己眼光，及其修眉與絳紅之頰，口輔之好，不期自憐。其美言曰：似此麗容，初不着光陰痕迹，在上詎稱老耶？且吾既有大力足鉤，王心胡以不能守之？勿去以理卜之。王必不以遲暮見疏，意王躬必有不豫，或且更來，不以秋扇捐我。時複室之外，聞有足音，王其至耶？顧雖非王，或王以私書見投，正復難料。既而入者爲其兄弟，德微翁非王也。憂形於色，入而隨闔其扉，加之以鎖。又至一複室之扉，並鑄之。言曰：此間似無耳目矣。我此來時，刻至貴更延一分鐘，即失傾城之寶。汝亦聞王之

消息乎。孟忒。西班牙大驚。顏色慘變。言曰。如何。德微翁曰。此時正吾家血戰之時。吾毛
替馬德一姓之人。恆於危難中見其智略。惟疾風之來。汝勿坐受。當極力與抵。孟忒。
斯班微語曰。何事亟亟至是此。語本欲出之。自然。然肺渴脣乾。但能作微語。德微翁曰。
王已欲冊立。曼忒農爲后矣。孟忒西班牙曰。王娶司加龍寡婦。又曾爲保姆者耶。此
事安得實。德微翁曰。確矣。孟忒西班牙曰。汝不言。正位中宮耶。德微翁曰。然。孟忒西班牙
揚手作乾笑。言曰。兄弟汝聞言而懼乎。然尙未知爾骨肉之撫略。惟爾爲我同胞故。
易視我若在他人。則服我殊甚。彼縱能行此。我但以一日之長。能使魯意長跽乞哀。
於我王焉能破壞。我十七年之恩愛。試觀我炷。此一日之長也。德微翁曰。即汝並無
一日之能。面王顏色矣。馬丹曰。何也。德微翁曰。今夕即行冊禮。馬丹曰。卻而司汝狂
囉。發耶。德微翁曰。確也。非夢。乃以所見所聞者述之。馬丹馬丹手顫。自握手格格作聲。
顧馬丹之爲人。固不媿爲毛替馬德之遺亂。果有權略。不能坐待其斃。聞言匪懼。而恨周身魄力。
乃盡出而注王躬。且言曰。我將往面王。將起而奪門。出德微翁當門止。

之。曰。今日果往。面王事且糜爛。我聞王言。嚴斥宿衛。不聽。一人入宮。馬丹曰。吾力足。以強入。德微翁曰。幸聽骨肉之言。此行非徒無益。而且大壞我於無意中。問羽林。羽林衛士言曰。今日奉嚴旨。非可闖入。馬丹曰。我固有術。德微翁以背抵門。曰。萬勿冒進。爾爲衛士所麾。吾家後此何以自立於朝。馬丹面赤。頗不決。言曰。卻而司。我若能得一日之隙。吾力尚足挽王至此。吾知有人不利於我。如布素之類。吾固有術。能敗其謀。噫。吾恨不於今夕立斃此人。且彼婦之心亦同蛇蝎。吾惟心慈。以垂斃之蛇溫之胸際。今蘇而反噬我矣。至於魯意。吾甚願其死。不願其冊立。是人卻而司。聽之。此事當謀。所以敗之。番百事可廢。此事必當圖。挽救之方。德微翁曰。汝能費其囊金否。馬丹怒曰。卻而司。汝乃索賄於我乎。德微翁曰。我安有是。將用此以行賄。馬丹曰。然則汝有奇謀矣。德微翁曰。但有一術。且爲時已。迫趣見授。馬丹曰。爲數何如。德微翁曰。以多爲貴。馬丹手顫。即以匙發一小櫃。櫃門一啟。寶光燦射於外。紅籃寶石。其鉅如卵。金鑽之屬。積疊無算。此皆馬丹十七年來侍王恩眷。所括取而來者。左邊有三。

巨屢其最下絕沈金魯意滿實其中言曰恣取之惟以何術挽王幸告我德微翁力
抓其金納之衣囊指縫中金錢溢出亦不往拾馬丹曰趣告我以何法德微翁曰今
惟以金賄大主教不聽前則明晨汝自可以媚道迴王心矣馬丹曰大主教焉可挽
德微翁曰吾所識有亡命十數儘足効死力於我一曰德拉都希一曰忒貝微而一
爲大尉德司巴雷孟德尤有拉都爾四兄弟吾悉聚之要彼於道馬丹曰汝刦大主
教乎德微翁曰非也刦大尉奉使者耳馬丹曰此策良佳眞不媿爲我兄弟須知消
息不至巴黎大主教亦何由得至行矣行矣德微翁曰爲法固佳惟得此二人將如
何處置苟發覺者身首且異處况彼二人爲天使烏能剝之以刃馬丹曰何由不殺
德微翁曰苟殺之罪在弗赦馬丹曰無傷也吾不待此事發問王心已迴則殺使匿
旨王可勿問德微翁曰此事滋險刻王心已變汝能必其勿怒耶若更中變則合前
後兩事吾兄弟甯能自完其軀吾力僅能沮之勿前此爲上着馬丹曰得之羈於何
地德微翁曰吾固有善法先禁之泡鐵拉克堡中馬丹曰此爲吾夫之堡彼爲我大

仇汝何爲授之以柄。德微翁曰：刻侯爵不在堡中，須斯尙未歸汝，但以開堡之戒指授我得之，即可開門。馬丹即在羣寶中檢得戒指，其上有篆刻之文。德微翁曰：得此足以入門。堡中司事馬素得此，可以恣我所爲，舍此別無可藏之地。馬丹曰：吾夫苟歸者，如何？德微翁曰：但令馬素爲妄語足矣。遲之一二日而已，爾能迴王心者，此罪又胡能累發？今日勿言，時不可誤。圖再相見，得好消息，必以人至此，遂與馬丹親領飛越出戶。德微翁去後，馬丹周轉行諸屋中，不能歸座。眼赤而煩，絳妬恨曼忒農不已。時鐘已十點，至於十二點，德微翁仍無消息。馬丹側耳辨其足音，已而至矣。有人叩外室之扉，又聞黑奴與人作微語。馬丹不及久待，即啓扉，即來人手中奪書觀之。書啟但有八字：大主教今夕不能至。雖得八字，而馬丹已大悅。

第十五章

亞摩雷既奉命知茲事，非細。王臨行時，至再命之勿洩。矧王言時至焦悚，且所延者爲巴黎大主教，則知外間謠傳已似實矣。又知王多內寵，二黨之人必出力死戰，禍

且百出今日奉命殊凜凜然無敢戲豫直至天黑始令以馬待諸宮門時至遂同格林首塗道中亦微語以宮中事並言今夕所行事與後此法史中大有關係格林曰王善氣迎人吾甚欲爲之効力王雖帝一國軀幹未修惟眼光頗射人足爲人上卽吾在美洲叢林中與之相遇亦當辨其非凡人今娶婦矣如此巨室以婦人司中饋大非易事亞摩雷大笑曰汝曾攜軍械乎格林曰未也吾善於鎗至刃及手鎗吾不經用惟匕首尚在吾腰今奉勅行何爲攜鎗亞摩雷曰道中儘足遇險格林曰何也亞摩雷曰有無數之人惡王行此上至親貴大臣下至妬寵之人咸有詭謀果知吾輩奉勅延大主教者非加以路刦或延宕吾一夕之功亦所誠甘格林曰事出祕密人胡能知亞摩雷曰官廷之事安能祕密親王太子甚願吾輩道死於心滋適言次忽見黑影中有偉丈夫更進已近路燈之次則大尉白里沙克也問亞摩雷曰大尉安往亞摩雷曰將歸巴黎白里沙克曰胡不少須與我同行亞摩雷曰今日乃有公事不能得須斯之暇格林謂亞摩雷曰汝少待吾將與大尉有言語已奔赴而去亞

摩雷怒其不率以爲貽誤五分鐘後格林始歸亞摩雷怒不可遏言曰吾友可從容而行吾奉勅不能隨地延緩格林曰吾不得已也吾惟防此別後此不必與大尉相見故少與語此時已出宮門言曰馬已在此乃謂御者曰約克馬已飲乎曰飲矣大尉曰嚴其勒顧格林曰吾友吾今夕當奔趣赴巴黎爲止不至巴黎不勒其轡語已上馬行約克望而笑曰汝言不至巴黎不收其轡吾試盼汝能至巴黎否耶二人並騎馳至一英里是夜西風大起黑雲成積有時雲過罅中出圭月月露而路仍黑果雲密時則東西幾不之辨亞摩雷不慣夜行伏馬背辨道問格林曰汝辨東西否格林曰見之且見車馬之迹亞摩雷大驚曰汝乃如狸狌夜撮物耶格林曰何名不能亞摩雷曰吾目乃不辨道格林大笑曰汝若同我在樹林中久久則夜行自無沮窒須知樹林中攜燈而行性命且不自保亞摩雷曰汝先吾爲汝後語未已聞有異聲亞摩雷驚曰此何聲者格林在馬上少動其軀言曰吾燈斷矣亞摩雷曰汝能辨而拾之耶格林曰見之惟吾御馬可勿須燈趣行勿更誤亞摩雷曰可汝影吾已辨之

於是二馬又馳至五分鐘。格林先行。亞摩雷馬首去。格林馬尾僅數尺。忽又聞有異聲。而亞摩雷已落馬。幸握其轡超越。復上罵曰。吾鐙胡以亦斷。格林曰。汝鐙落亦如我乎。亞摩雷曰。五分鐘二鐙皆斷。此何故者。格林曰。此非偶爾之事。又摩其左鐙曰。此亦斷。聯者僅一絲耳。亞摩雷亦摩其左鐙曰。吾亦斷矣。汝有取燈足以生火否。格林曰。在黑中尚足保身。而吾目咸能辨析。亞摩雷曰。吾轡亦斷矣。格林曰。吾轡已早斷。行久不傷性命。此正天幸。今則誰尾我者。亞摩雷曰。必爲約克。彼司吾馬者。吾歸當向之索取性命。格林曰。彼斷轡何爲。亞摩雷曰。必有人嗾之爲此。且預行以賄。格林曰。然顧彼尙未知。卽斷吾鐙及轡。吾卽以無鞍之馬亦可立至。卽馬死者。吾尙能步。但死一人。其一人見機必舍其馬。亞摩雷曰。我知旨矣。今不如趣行以敗彼謀。而格林尙從容不少進。言曰。彼但能緩我而已。焉能止我不至巴黎。卽在道中少緩一步。兩句鐘大主教延其少時。於彼何益。我乃不審。大尉曰。汝勿多言行矣。行矣。格林者。必欲盡此二語。遂言曰。彼之緩我。以時必有人先晤大主教。力爭吾先吾謀。決不謬。

汝觀此道中霜痕上有十餘騎先我而馳吾晚至者彼或先適其事大尉曰汝言或然今尙何術者格林曰以吾意卜之前尙有梗不如勿遵是道以他道行亞摩雷曰便道已過若繞行更須十英里格林曰卽多行十英里較諸久不能至者爲佳大尉曰此特臆度之詞吾萬不能蓄疑自敗更一英里則爲聖日耳曼又路至時更向右行沿河之南岸或可立達格林曰不至者奈何大尉曰卽有人梗道吾二人卽聽之爲梗耶格林曰戰乎大尉曰然格林曰以二人敵十餘騎乎大尉曰奉勅而行卽百人亦往格林聳肩而笑大尉曰爾懼耶格林曰然天下不得已而戰則誓死勿顧若有生路者胡必以死自期此甯非狂人所爲大尉怒曰汝意云何恣爾所爲吾父身出名伐尤有良田千頃生子安能奉勅而內怯於心格林曰吾父雖爲商賈蓄貂皮數千生子見人愚妄卽知其爲愚妄亞摩雷曰汝言太慙今茲事且置勿論待事平乃更言之且行致我王命足下憚行者請仍歸非色野言已脫冠作致敬狀趣馬前行格林少爲沈吟復縱馬追及之亞摩雷仍怒不之顧忽見林杪有燈光無數望見

巴黎矣。亞摩雷始作欣悅之色。顧格林曰。前見之燈光。非巴黎耶。吾輩趣及之。即使有人見伺。以疾出之。令彼不備。亦佳。格林曰。可。惟馬韁已斷。趣行且顛。亞摩雷曰。至矣。何猶豫爲。且更行。則巴黎燈光足以慰我。我何憚之有。語已。鞭馬直前。馬蹄飛騰。少須。二人忽跌於馬下。光影中。但見馬蹄向空而舞。似馬亦仰翻矣。亞摩雷左股爲馬所壓。而格林則騰出數十步以外。均不能動。

第十六章

德微翁埋伏之法。至周備所率亡命十餘騎。且挾輜涼車。備載二使。其行實在二使者之前。可半句鐘。既至支路。則藏車馬於樹林之中。令御人司此車馬。伏來騎於道之左右。令見二使者。則以微光爲號。引長繩之端。縛之樹間。跨官道中。高可徑尺。繩在洞黑之中。二騎士據鞍無見。旣已着繩。則立跌於地。旣跌亡命十數。突出林端。人手一刃。旣見二人。弗動。知無待於格鬪。亞摩雷股旣受壓。口鼻流血。顏色頓變。格林幸無傷。以韁斷騰擲。至遠。身軀旣重觸地。遂暈。德微翁以燈照此二人。言曰。德司。

巴茲事敗矣此二人得母死耶德巴司鬚繞其頰引手摩此二人言曰此跌但量必不死余生平墜騎者數絕重者但有骨折初未至於殞命呼德拉都希曰汝以刃殊此二馬馬跌不能生不如趣了其命忽聞馬作噓氣聲立死道周德微翁曰拉都爾安在彼知醫試診此二人能生與否拉都爾曰我非自獎平日生人與死人之技一也汝今命我診此二人中之一人乎德微翁指格林曰先治是人拉都爾撫格林心胸及口吻言曰已矣不如以刀刺其中心令死德微翁曰萬勿爲是果死而無傷朝廷將以爲墜馬死無復追問今且觀此一人拉都爾卽近亞摩雷胸際以手撫之而亞摩雷已張眼四顧不審身在何嚮模糊如在夢寐德微翁卽出白蘭地灌其口酒入亞摩雷色定始記爲奉勅歸巴黎卽欲起立力推羣盜然首暈不已小立欲顛言曰我將至巴黎我奉王命汝輩抗我罪無赦拉都爾曰是人無傷德微翁曰縛之汝輩先取死人納之輶涼車後乃更納是人德微翁所執燈光但一線當其取燈照亞摩雷時格林所臥地乃無人覺今衆迴覓是人顧已不見羣盜大震迨驚定則互相

駭。署。德。微。翁。立。禽。拉。都。爾。扼。其。吭。似。欲。置。之。死。者。衆。爲。解。之。德。微。翁。曰。汝。乃。自。詬。能。醫。不。言。是。人。死。乎。今。潛。逃。則。吾。事。且。敗。拉。都。爾。抗。辯。曰。彼。之。潛。逃。特。臨。死。自。支。其。強。力。逃。必。不。遠。德。微。翁。曰。此。說。爲。近。彼。既。無。馬。且。不。執。兵。今。德。司。巴。雷。孟。德。伺。大。尉。勿。更。令。逃。越。忒。貝。微。爾。拉。都。爾。以。馬。至。巴。黎。南。門。伺。其。入。入。卽。禽。之。縛。置。堡。中。幸。此。人。爲。外。國。人。卽。逃。亦。不。梗。吾。事。今。先。將。大。尉。納。之。車。中。先。行。勿。久。延。爲。人。所。覺。時。忒。貝。微。爾。拉。都。爾。以。馬。追。格。林。卽。以。大。尉。納。諸。輜。涼。車。中。車。前。三。騎。爲。道。餘。人。悉。隨。車。後。德。微。翁。復。作。書。遣。人。報。孟。德。斯。班。亦。以。馬。爲。殿。大。尉。旣。入。車。神。息。爽。然。惟。手。足。均。關。械。車。中。如。在。獄。中。百。度。不。能。逸。方。其。下。馬。時。特。微。量。腦。際。之。創。非。劇。卽。鼻。衄。亦。止。但。覺。左。膝。爲。馬。所。壓。頗。痛。楚。唯。心。中。之。痛。較。諸。股。痛。爲。烈。遂。以。受。鎗。之。手。掩。目。而。哭。因。念。一。身。曾。百。戰。於。蠻。荒。胡。爲。竟。墜。詭。謀。且。王。在。羽。林。中。選。我。爲。使。吾。今。日。偏。敗。其。事。果。使。與。盜。戰。不。勝。見。俘。尙。可。言。也。今。乃。不。戰。而。縛。人。將。謂。我。何。者。矧。道。中。格。林。屢。作。規。諫。之。詞。我。乃。屏。而。不。用。在。理。吾。識。宜。高。其。人。今。其。人。見。告。吾。尙。弗。聽。則。此。心。尙。可。

誅耶。旣而又思。徒悲無益。必有良法以挽救之。想格林已逸。則大局尙未至於敗裂。彼召見時。與吾同對。當知此事之非小。雖未知巴黎道路。然以其人靈警。必不束手待斃。復再思之。則興趣復泯。思巴黎之城。以八點閉關。此時已近九句鐘。我若同行。則守者固識我。今格林異言異服。守者胡聽其入。則此事又在無翼之列矣。思極復念。格林機警百出。萬萬不落人手。且此縛我。又屬何人。適聞彼中言。初不能尋迹其類。在羣盜中。但識大尉德司巴。常在非色野下等酒肆中。見其露醉。雖名武官。以潦倒之故。得錢即行。無辨善惡。今縛我又安置。無仇。何由見殺。以理卜之。果見殺。胡不於量中戕我。乃必以酒蘇我。遂微探首車外。車之左右夾以兩馬。其上有人執兵夾侍。時微月已上。大尉欲卽車中辨道。時雲淨月明。一望無際。均可辨析。景物車右空曠。多林木。作數十積舊堡之頂。矗天直出。林樾左右似有廟鐘聲。徐徐入耳。車左爲巴黎城。燈火密如星宿。以道辨之。非向巴黎。亦非非色野。莫審所適。思欲潛逃。則手足已械。即使力拔此鎗。而手鎗尚在馬鞍之內。衛者又十餘人。衆寡莫敵。旣面御者。

則肅然而驚似受創極劇然胡以尙能執鞭驅馬所着紅衣背後血液沁出似已被創且揚手時手背亦帶血大尉欲望其人之面則廣簷之冠又爲高領所蔽面目竟不可見自思斯人受創如是尙能驅車其人殆鬼若人者斷不至是此時大路之旁復有支路漸趨而下此路可趣仙河車前三騎已赴大道車之左右騎亦漸不備此車忽趣斜陂而下二馬絕有力而御者尙力鞭之以韁涼車行石路大尉顛倒有類木鐸之舌左右旋轉不已忽聞車後有人呼噪之聲而車之兩旁林木如飛而過御者力鞭此二馬而馬逸如風有時左右振觸時時欲跌四輪之中僅有二輪着地二輪已仰空而行顧車行雖迅而追騎乃尤迅亞塵雷自左廂外觀已見一馬鼻已而馬眼見馬耳見馬鬣亦見則追騎已及德司巴之面已全露手中執銅管手鎗映月作光聞後騎言曰德司巴但死其馬足矣但見鎗口作光車立翻而御者尙立鞭其馬馬負創立奔此時百步之外已見仙河水光受月淪漣映人沿河之路至平貼顧乃無橋可渡河中有小物似爲渡船晚渡渡已罷遂停於此御者立推此馬入河馬